

增像

增圖

增國

演義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中

羅貫中

罗贯中著

增
土
圖

—

—

—

國

演

義

中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曹丕棄亂納甄氏

玉簫 繪之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三十一 第三十三回

鄧嘉遺計定
遼東

美芹莊

卅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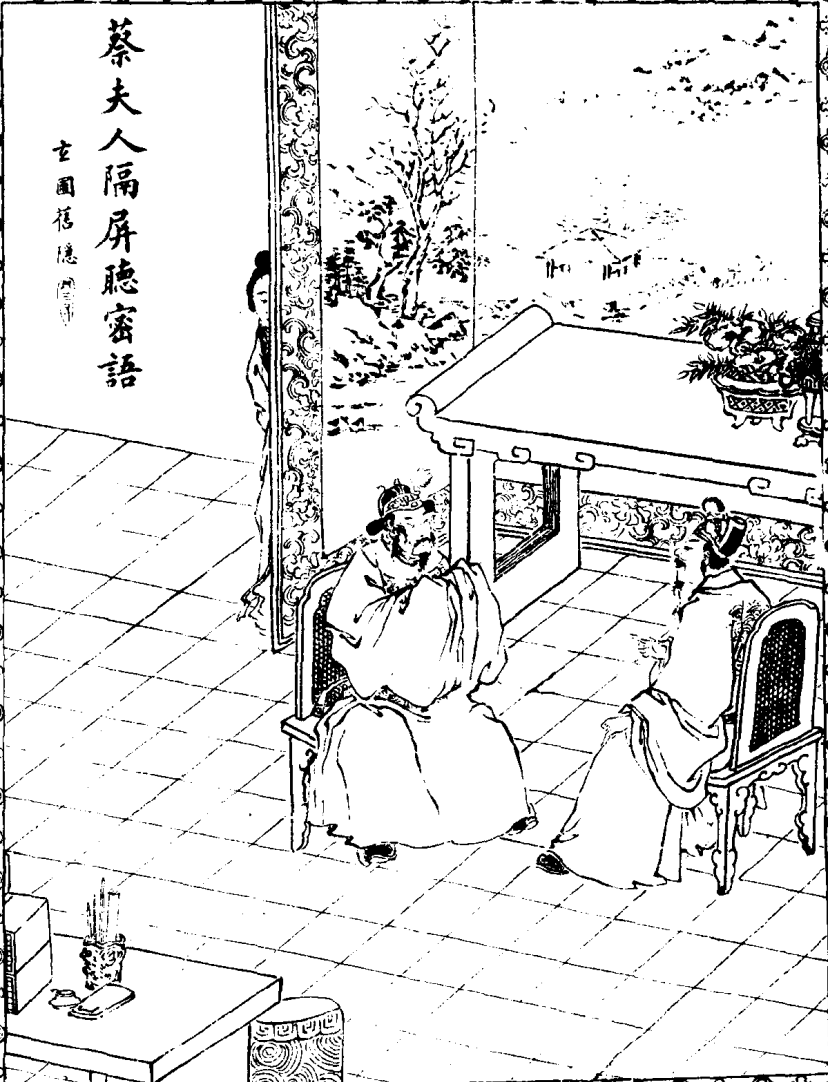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玄圃花隱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第三十四回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卷十七 第三十四回

鍾皇和躍馬過檀溪

西
晉
書



第一才子書卷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尙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為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塵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媳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母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壻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為繼兒乎紹妾毀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為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為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尙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

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顏頰焚傷負羈之家而重耳殺顏頰以狗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為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擊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况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為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為真。慈悲乎為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關。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滅之。於熙尚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却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為甄氏立皇后伏莽。曹操有黃星之應。曹丕亦有青雲紫雲之祥。正與紅光

相映遂接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不曰此女何人劉氏曰

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照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不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

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二語包著一篇洛神賦遂對劉氏曰吾乃曹

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接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

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好眾將聞言

俱懷不平為後許褚殺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

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婦婦此時

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本謂袁譚得妻却弄出袁熙夫妻本是袁氏欲娶

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奸雄顧謂眾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

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

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以虎牢關

語却從此處補出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

氏劉氏受賜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奸雄收一面寫表申朝操自

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

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

殺攸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早在呼阿瞞之時矣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

殺攸

相戲耳何故殺之奸雄深責許楮令厚葬許依都是奸雄乃令人造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

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

別駕從事此奸雄收拾士心處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

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東多崔琰却指其匪之賢士之名洵不虛傳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

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

戰關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呂

氏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迢迢相對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

劉表表請立德商議立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擒救之無益况

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立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

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正敘譚操相攻忽夾敘備表共議文勢至此又作一頓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譽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

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先責其降操後勸其睦尚又與袁尚書

曰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

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先言賤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

和事人不止勸一邊也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

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

欲捕斬之露出奸雄本相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

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已則放之而若使軍士獲之則曰百姓皆垂淚

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

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婦應前文起甚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

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

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尚相和求救於袁尚耶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

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辛

耶評聞言氣滿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辛評之死勝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

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不惜百姓者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

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

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

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此時北方百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

陣中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而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譚是叔翁殺姪婿增矣一笑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

拈弓搭箭射下城濠人馬俱陷郭圖驅民為兵宜其死也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

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王修哭袁譚之首極，似樂布哭彭越之頭。因諫袁譚被逐，應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語從血性中流出，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吾安敢正眼觀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好王操曰：忠臣也。明於兄弟之義者，必如君臣之分。問郭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頭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數人皆袁氏舊將，正與王修反照。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高幹前止策照，此忽帶補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眾官，歛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歛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賊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韓珩自是奇士，眾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不殺韓珩，亦是奇士。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壘關，口不能下。

假事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
 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敘轉折不降接敘二呂曠等引
 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操為人說謊薄待吾等吾今還
 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
 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命而降幹即使其降亦當慮其
 反覆矣幹乃信而不疑宜其敗也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
 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省事又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
 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
 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
 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公孫康不致納二袁此先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
 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曹操後有公孫康送二袁之頭此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
 次取冀州又次取幽州今又定并州四州於此一結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
 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言
 投烏桓不足慮而劉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遠必不設備
 備投劉表為足慮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說
 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先說烏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說
 烏桓不擊劉表坐談之客耳先言劉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

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次言劉備可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

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句抵得一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

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

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

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病人能

壯健語母怪今之壯健人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道官以引路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

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

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地勢如操從其言封田

疇為靖北將軍作鄉道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

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

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

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

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為幸多

矣豈可賣虛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田疇為操設謀雖不及王修之不答操義之

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入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

乏糧殺馬為食鑿地三四丈方得水回想決漳河通白溝之時河水之多而今何水操回至



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
 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與袁紹之殺田豐真霄壤之隔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
 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眾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唯奉孝最少
 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前哭袁紹是假哭今哭郭嘉是真哭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
 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此微露一句操拆書
 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說明妙甚次日夏侯惇引眾入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
 賓服此處諸將中點出妙甚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為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
 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奇語疑諸將皆不肯信不獨當時
 信即今讀者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
 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
 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
 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孫康此時即聽其言又不足為奇康曰只怕曹操引兵
 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有此一折方見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
 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皆在郭嘉遺計之奇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
 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
 可復河北也不出公孫恭之料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

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

料中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在牀榻上無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噴目言曰汝二人

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寫得尖兀驚人倘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

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水來見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披兵不動夏侯惇張遼

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蒯蒯內實甚

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

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

出郭嘉書以示之一路隱隱躍躍至此方出書相示文勢絕妙書略曰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

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

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郭嘉遺書在衆人眼中看出妙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此處又敘

郭嘉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冠羣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樑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

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早為後文亦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

上憑欄仰觀天文將做地下金光先敘時首放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

天上星文關算絕妙

素壁兵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
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即以此名其臺
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
鳳所棲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
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虛之躍先有白鷗之鳴
至於張虎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
妙此文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曾不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為後日稱帝張本也
然敘曾不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
法

袁紹暖後妻劉表亦暖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
兩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